

雪的可能

鄭愁予



洪範文學叢書 ⑬

雪的可能

鄭愁予

洪範書店印行

目次

第一輯 書齋生活

三 貓與紅葉

五 一碟兒詩話

八 祝福楚戈

一〇 松生藍菱書齋留宿

一二 管管五十肩

一五 遠道

一七 重檢「雪的可能」

一九 讀舊作竟不能自己

二 節操的造型

二四 搬書運動

二六 EXCALIBUR

二八 HOLOGRAM

三三 詩花剎那

三四 衣物

三七 曇花

三九 曇花再開

第二輯 窗外春

四一 冬

四 冰淇凌食者

五 甬廊

五 晨睡

五 疊衫記

五 對飲

六 烈日

六 窗外春

第二輯 佛芒特日記

六 佛芒特日記

七 芍菊花

七 北極光

七 落日

七 草地

八 觸及的欣喜

九 驚夢(一)

一〇 穿霞彩的新衣

一一 驚夢(二)

一二 山路

一三 席爾斯家庭

一四 山鬼

一五 寺鐘

一六 夜宴木積屯

一七 山間偶遇

第四輯 愛荷華集

一五 玉米田

一八 愛音橋

二三 六月夜飲

二三 八月夜飲

二六 藍眼的同事

三〇 雪的可能

三五 在溫暖的土壤上跪出兩個窩

四〇 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

四四 獨樹屯

第五輯 散詩紀遊

一七 大峽谷 (Grand Canyon)

一五 飛越聖海倫絲火山瞻覽

一六一 在希臘餐廳早餐

一六四 身爲雪客

一六六 人工花與差臣宣慰

一六九 酒亭

一七三 側影的捕捉術

一七五 臨別一瞥馴獸人

一七六 域多利亞嶺

一八〇 落馬洲

一八三 舊港

第一輯 書齋生活

貓與紅葉

那貓，自窗之明臺一躍着地——

詩人來信了。

端午的青葉是重陽才戚戚而紅的，

這一聲問候比之夏天的嘩笑還綿長……

窗外猶憩着郵囊空了的雁，

那貓 竟把配弓從腰際張展，

是一介貴胄的踞座讓你

生厭了嗎？而你的地址不是還在

終南山上嗎？星象說你傳位給庶子

遊獵的歲月便難免

酒多詩少，而卻用楓葉

寫信來了——

遠山的鳴鐘

古道的辭歌

大風唱過了竟一飄而躍上膝頭，怎麼？

你收起弓來饒了雁啦！

卻爲啥噙了尺魚就走

那可不是給你的回信哪，咪咪！

一 碟兒詩話

風起六朝，

沙揚大唐，

宋秩一卷雲和月，

明清兩京清明雨……

風其實是風騷惟在園林，

沙卻是沙場似有醉漢，

雲遮月 喪廬失墓之悲歌，

清明雨靈 天下盡是斷魂人……

然則 這五色作料

由書生主庖，

千古的氣候如火候，

文文地烹了一碟

甚麼？竟是使人相思不已的

南國生紅豆……

眼見這麼浪漫的一碟

中國詩話

千古詩人誰能消受得下

還是 還是到文學系請個小妹妹來

一顆一顆地嚼成紅茸吧！

記事：韓國學者詩人許世旭，應邀在耶魯大學以中國傳統詩話爲題做學術演講，並請來耶魯學生胡雙多小妹妹做翻譯。詩話的話題大多是雅的，再加上譯者的英文特別是字字吐得俏雅，顯得與中國古來詩人的悲愴之懷越發是「隔」得厲害了。

祝福楚戈

銅器無非是盛酒烹狗之用

念你的時候我便

擲書三尺，披裘出戶

北地望天格外清朗

天不妒你

因你這小寶的寶光內斂

天是太虛 不妒涵養在愁氣萬丈中的

靈峯 只有

一撮銅臭學者的蠅蠅

他們妬你

卻仰望你

因之你的福慧便更是綿長無替

下次見面

烹狗不談

飲酒必用銅器……記住！

松生藍菱書齋留宿

兩冊巨著

併列楊上將呈一番

頡頏的美

一冊是扁鵲鑄文 時珍草註

另一冊則是維納斯的誕生日記（註）

惟恐 夜渡仙鄉

睡夢最好的時刻
四壁的浪漫羣書
紛紛向榻間躍落

則請原諒它們吧

埋葬 masterpiece

向來是小器文人的

善妬傳統啊！

註：松生是良醫，藍菱是好詩人，故有此喻。

管管五十肩

昔聽海音說過五十肩 總是聯想

扶桑名字五十齡（鈴）

此次管管酒後

平伸猿臂

就在桌邊運動起來

轉頸

抖肩

連那法國小帽也歪成

風塵中的

蘑菇

然後 牛骨快書地唱着

五十肩呀五十肩

果然斯人去後

我也哼起這般的調子

栽了垂櫻 植了篠竹

春陽下竟是冰結脊胛

挺挺腰而且運動嗎

五十春秋的擔子釘在肩上

兩籬筐的酸果子能抖得掉幾個？

想想 不成

管它五十肩八十肩的

明天再去種樹

遠道

——善注水經：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

終不敢修書遺你

胡馬豈敢放羈向北

只怕這信使飽飲窟泉

一直耽到風迴年轉

又恐射雕者引弓平向

關塞黑阻牙石如戟

終不敢修書遺你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一九八二)

重檢「雪的可能」

冬日是兩個綿長樂句間的

替歇。兩隻暖馥柔麗的手掌

爲何捧着冷冷的一捧

晝雪？

雪溶流過指間是淚的模樣

隔室

傳來女兒的琴聲

樂句指多梳過我的白髮也是
雪的可能

又記起母親了
白髮和淚的
雪的可能

讀舊作竟不能自己

三十未死，卻斑駁一如背負詩囊的唐馬
止在陳列的地方

活着

欲舉足走出秋風不及的水晶

窗……草原，原是生長處

戰場，原是棄骨處

而三十未死，就是這麼斑駁地

活着

想嚼一嚼九月的蕭草

緩緩踏濺多石的溪水

而在角聲中引耳

昂首，希律律轉向煙火處奔馳而歸隊……

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話說

中年讀舊作竟不能自己

後記：夜讀衣鉢，至「丑時行動」句竟戚然有頃。

節操的造型

先前以爲是牌坊的模樣

按經史冊證之

請命旌表是要花費銀兩的

燕巢總是築在

巍然匾上，斜陽按時拂光

而細雨的洗濯卻是

不循班次。這也難說

照着史册官札

賜爵 賜第 但賜藥之後則無

諡。無諡？形象何得而知

——燕子飛入百姓家

因此「婉婉焉不爲風雨摧折者

以其有節也」

注意這個「節」字吧

竹榦美植 標示其時節之成長

無論擎麾 攢旒 自與

雲齊，可惜是

斯人一朝操竿在手

卻掛着一串

風乾了的言官的舌頭

(五四以後叫做知識分子了)

且叮噹搖響如虎撐

(算算！世界市場有人相信仁心仁術嗎？)

而誰是「似乎有臨大節而不奪之

君子？」

似乎無需前來竹林

發掘歷史

苟卿明明知道

歷史做得最多的事

是埋葬證人

搬書運動

即使使君的兩臂功能通天

搬一疊血淚之磚到暮色的邊疆

長城未見得支離

倏忽把全唐弄到西漢的上方

移咸陽與燕市比鄰

又如何能倒翻時間的大序

嚇，一眼便瞥見那三巨冊的紅黑燙金的羅馬興亡史了

這就好

且騰出來够我安置羅行的新感覺

而在春德鮮活造形的大鄉土上

邀約初識的楊澤

我肯定

他會逍遙得如在君父的城邦一樣的

EXCALIBUR

劍，躍入古潭，

眾人紛紛刻舟以爲記

一勇者突然大喝：不好！

舟隨水走，待我入水尋取。

一仁者笑曰：

何憂？古潭不波

是雲光游移耳……

而智者，不動聲色地

在船舷拋下

黃金之錨……

劍，女神以削葱樣的玉指

抓去了。一隊

紫鱗的魚

環漩渦而歌唱……

岸之遠方

大荒原上

枯樹林懸吊武士的屍體，

鴉羣忽聚忽散，

殺伐後的黃昏血色盎然，

左邊濃煙漫漫處

不知爲何又起了火……

舟中呢？

一些人是睡着的，

一些人袖了手觀賞……

那地平線從左向右戲劇性地

燃燒過去……

註：Excalibur，英倫古代傳奇中「唯王者可居

之神器」，或曰「王者之劍」，多次攝成

影片予藉此一象徵權柄之名器譬喻時事。大

荒原 Wasteland，亦可寫作古荒原以增加

神話氣氛。女神 Vivien, Lady of the

Lake。

HOLOGRAM

眼見鏡子之皺紋增添如許
不禁爲之悲憫

欲除下它換一面新的
而未果

只把那人遠年的畫像覆在鏡上

每當摸索着剃鬚

面面相對烟燭的眼神

哎，好一幅美少年

而有

塵埃不染的潺潺響在少年身後

那鏡子 忽地化成流水麼？

於是 傳來流水的禪唱

「其實 我是悲憫你們眾生諸相

才因結緣而淌成

所謂多縷的

清溪的……」

畫像聞聲墜地

鏡子安安靜靜

只見那人的臉匯水成池

正是春風干卿底事的樣子

註·Hologram 是利用光的反折原理製造多空間

立體的幻象，好的作品，也隱然感到時間的
流轉。我們稱時間之過隙爲「光陰」或「光
景」真是有道理。

蒔花刹那

一隻古玉盆 殷殷的捧在手

打算移到窗臺上

玉質如此的飽滿 滑凝

觸撫時不禁輕呼 羊脂 羊脂

而不忍釋手的卻更爲

盛在盆中的泥土

赭色淡淡 厚不盈寸

是以溫柔等待生命的根鬚

便揣想

等一會就要潤起水來

又要把花軸蒔上去

便揣想 萌芽萌芽那一剎那

初度母性的泥土會感動些甚麼

手捧古玉盆

卻唱着未來的花開好

(多麼的離譜！)

衣物

——題蒙內畫

食罷魚鮮 結束午餐

外衣尙披在椅背上

陽光斜斜射入

那婦人起身走向內衣去

在床榻的空閒處

疑是中衣 線條繾綣有致

有倫理 窈窕 這些不宜摺疊的

含義 在地毯上

疑是另一人的衣物

靜得像落地而死的浣熊

可見當時是

擲地無聲的

陽光斜斜射入衣櫥之

暗角 明明是

匆忙中扯落的兩枚

銅的釦子

那婦人卻堅持

是一隻窺伺的雄貓

蹲着

突然 有手自衣櫥伸出
挽起那婦人的臂就舞
慢着 她還沒穿衣物呢
當舞進陽光
那雄貓清晰地窺見
她透明冰一般的身體內
還凍結着那條青魚呢

曇花

此際我是盲者

聆聽妻女描紋一朵曇花的細細開放

我乃向聽覺中回索

曾錄下的花瓣開啟的聲音

且察得星殞的聲音

虹逝的聲音

(那花朵又突然萎謝……)

我又反覆聽見

月升月沒

而且 我起身

徐徐轉動我的盲睛

追尋那潛入食花的牧神

這些事

妻女和曇花

如何知道

曇花再開

無人能以聽見

大雪連夜飄沉

積覆高崖

層次如羽

而如女體之鵠立

五尺通白

臨崖淑靜

是雪崩之預備

呀——

突然躍下

破寸心而迸發的

這一聲喊

雪崩開始……

此際我是盲者

唯我能以聽見

以一寸如何震裂五尺

顛顛花開……

羣山聳動

雪瀉潑潑

盲者 乃微微變動了一下坐的姿勢

第二輯 窗外春

冬

——悼芥豆

冬之天空

冷澈無魚

我俯視，有

啟明星芒，一如

硬朗閃爍的白髮

如果我漫行

倒影獨行於無塵的
深處。多麼地自由
這樣絕早

冬之大海
青白無鳥

我仰視終日
忽地一件紅衫入眼
是晚霞來邀
在眾仙界上
是我必須歸去的
時候

我乃衣紅衫，着銀髮

獨自飛翔總是

無方向之忌望

冬的山脈

柔若無骨

冬的人家

掩戶無燈

友朋滿世

無緣同行

看來一切都是

無

後記：聽說芥昱去世，我就像忽然撞車一般，覺得頭腦猛地一震，更不知這禍事是如何發生的。次日我絕早登新港東岩山，眺望大海（會像是芥昱每日從自家的窗口俯視金山灣那樣嗎？），海平如鏡映着天空亦安詳平靜，亦不見吞噬生人的樣子。一陣陣霧氣襲人，我卻不禁自擬起芥昱來。天海無盡，不是人人都可以這麼一翔一泳而逝嗎？

冰淇淋食者

開始是尊狀雲 一孩童舉着

而且開始舔舐

陀螺形的宇宙旋升旋落

以及孩童頭髮的飄張

(另一隻手牽着母親)

以及 看見星星在寥漠的太空

開始晃動起來

然後是豐的形銷 骨露

星星融解

陀螺裂碎以及

孩童徬徨地望着死去的母親……然後

終於夢見——

（母親喚我的窗外

太空的黑與冷以及回聲的清晰與遼闊）

甬廊

面向空寂的甬廊

我獨坐的胸膛悉如一尊石雕的

宮門 面向此一無出口無終止的

甬廊 兩側又有錯落相對而無可計數的

禁門喲

深鎖

在空寂的四限之內

光在充滿

這光

多麼適於一嬰兒的獨泳

當我凝神 當惟我的石門寸寸自啟

生命脫出 如脫繭的絲逐漸

抽長

而終將抽盡

我亦看見死亡蟄伏的

蛹的原始

乃想起我的乳名

—— 開拓者

即將沿着甬廊

在同一個方向有九個哥哥依次的消逝

詩的背景：我在醫院獨坐，病室中友人彌留。我面向長的甬道，感覺時間沿廊而逝，惶然不知所以。乃順手拿起一本雜誌來，封面上展翅的「開拓者十號」，正離開太陽系，逕自去了。一剎間，有限與無限契合，這不正像教徒的肉身與聖靈契合而驟現得救的歡喜嗎？何況，不知哪一個門內又傳出一聲兒啼？

晨睡

八時九時，窗外

忽有鄰婦喧談

談及天氣大都同意，談及花事便就
爭執有頃

遂有一婦做弧線之聯想

竟提起今日的

pitching form

遠鐘十響，關窗：

也無奈想着

天氣，想着

花事，想着那奇特的婦人

爲甚麼聯想那種不過是一球在手的男人的粗事

註··pitching form 是棒球賽時投手陣容的安排。

疊衫記

一領單衫等着折疊
冬藏的日子近了

在地板的中央將全衫舒展
童年竟腴腆走來
一具稻草人之未曾紮實
一架匆忙搭就的
十字

而如何折疊衣衫像折疊舊事呢？

先把右袖內折，袖口還沾些墨跡

再把左袖折在上面，袖邊應是那藏過尺劍的創痕

這樣不好；我又把單衫還原爲十字了

還是先折左袖吧，讓墨迹的右方壓在上頭

那畫過螢火蟲也描過雞鳴的

不是更容易記取長夏的永夜麼？

對飲

玻璃桌是結冰的湖

半盞紅酒卻似夕陽暖照着

你如一陣春風來到，在湖的彼岸

坐下……來了生長的季節……

而我舒伸脛骨接交着你的

在冰下也結成連理的根莖了

透過木椅我們便緩慢地生長

你長成慈心愛嬌的水仙

我則生爲悲芒刺空的仙人掌

兩人對坐是不言不語的

肢體循流着春在冰的兩緣

又以夕暉的顏色摹想

花 也許會沿着靜脈開放吧

然則 冰仍是冰 了無水意

花 仍是一片霞暈未解結蒂的事

或慈 或悲 我們都有欲仙的緣份

只是 欲仙不能真箇

欲死
卻已站不起來
走回人間去

(一九八四)

烈日

行者未及環顧卽閉目死去

於骨灰的大漠 蜃樓疊現無非是歷史的錯愕

此必是風的原居 雨的發軔之鄉

已空

已傾巢飄潑向江漢其時柳已殘 稜果都顛在枝上

行者未及死去卽被自己的遺恨燃燒

成燼

於骨灰的大漠再無須掩葬……而碑如何？

斯人曾堅持知識因之字字是刺其碑必爲仙人掌

仙人掌非因攘臂而生卻因射暴而存名

是爲

后羿 其實他未及閉目就已擲弓嘆息——

十烈日與一烈日並無分別不過是幻視的偶數而已
烈日 一個就夠了

窗外春

春天這軟體，跑進陽光的電腦之後，就

玻璃起來了：

清晰看出的是紅花的心臟，白花的骨骼，

而金花插在髮上，髮是絲絲的雲翳，

綠花貼在腳上……好一雙鴨頭戲水的小鞋子！

是一個舞者來讓大家看表演的；

是一個歌星牽着風箏像一條長長的麥克風；

春天，不記得老師們是誰，

不記得口令樣的北風；教鞭樣的枯枝；

這軟體呀只記高興的事：

只記得去年的孩子還是孩子，

去年的布穀還是布穀，

春天，只記得去年的春天——

那滿街的孩子來看表演，

那滿天的布穀到處喊叫農人快耕田！

下個月，要不要還佔着這片風景改一個名字呢！

「不了，我們是跑接棒遊戲的，」春天說：

「山南邊，夏天還在張着熱手等待呢！

那打着閃的，響着雷的，洗刷世界小小的暴風雨，
夏天呀，夏天會跑出夏天的姿勢哪！」

第三輯

佛芒特日記

佛芒特日記

第一行詩總是要獻給你的：洛伯·佛洛斯特

第一日肆遊於詩人的蒼岳①——有時是的

有時並非沿着泉瀑紛披的長徑②

而第一夜……露營時低頭可見勃蘭登埡口③

思量明日的征點——

彌度薄雪關④

預計在麵包嶺⑤飲食之後

整個的下午去尋找駐馬的林畔^⑧

此際 面臨八百尺青虛虛的立壁

看着霧蔓煙蘿攀岩掛樹，樹

也都是盤骨根 錯肩節

一隻白鳥緩緩下墜歷時甚久

原以為我倚着的老松也堅實如壁

而回頭間 竟搖響如船

將我漂入羣巒如島的雲海中

那時 我的船 又和初升的月亮此起彼伏的

遊戲着……

後記及註釋：一九八二年夏天，受聘去新英格蘭北部的佛蒙特州教書，開學前三天，我就欣然就道，本打算像寫日記似的把見聞一樁樁記下來，結果仍只是承着「散詩記旅」的餘緒，做了一些零星的詩札。下面的註釋解說了一些地名的背景，而以這些專名入詩，主要是因為它們的聲音動聽，註解其意義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我教書的明德大學 (Middlebury College)
恰好座落在詩人 Robert Frost 故居蒼岳 ①
(Green Mountains) 之一側。第一天我就特意
去攀登「長徑」② (Long Trail)，此是縱走蒼
岳稜線的小徑。「長徑」長約三百公里，是新格
蘭區三條主要縱走小徑之一，從麻省到加拿大，
跨越數十座主峯，景觀動人。

勃蘭登煙口 ③ (Brandon Gap) 海拔兩千
餘呎，本不算高，但對面 Mt. Harrid 有八百呎

立壁，終年鷹隼盤旋是一勝景。彌度薄雪關④（Middlebury Gap）位在洛伯·佛洛斯特紀念公路之最高點，附近 Ripton 一帶儘是與佛氏有關的鄉土。麵包嶺⑤（Bread Loaf）有明德大學的「山中校園」，暑期設文學創作班亦以佛氏命名，指導詩創作的老師們也有的是來自愛荷華大學的，Marvin Bell 就曾在此主持過。駐馬的林畔⑥係佛氏詩題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收在「新罕布什爾集」中，其地諒不在附近，就是找一個下午也是找不到的。

芎蕪花

瞧吧，這些花兒叫做芎蕪

那善心的姑娘指着夜的邊緣說

那是許多許多星子呢

是不可摘，是不可摘的

我舒伸兩臂做出禮讓而且有些
贈與的樣子

其實這些花兒叫做皇后安的襟飾（註）

善心的月亮總是收留星子的

不見了星子

不見了皇后安的襟飾

善心的姑娘流着淚

夜乃舒伸兩臂把她摟在胸襟的深處了

註：皇后安或女王安的襟飾，即 Queen Ann's Lace

北極光

我們是一羣孩子眺望着

北極光，從青變成青

經歷了七彩一二三四五六七

太美，太美了

想笑，想大聲叫，想找心愛的人來一塊兒看，想
一塊兒飛起去

這就是北極光

我從記憶中搜出表姊新年穿的花緞襖

我愛上它，想剝它下來自己穿上

我想起聆聽柴可夫斯基

閉着眼睛就看見他帶着一隊身穿彩虹的芭蕾舞女

這就是了，這唯一我能據為私有的

北極光，小朋友們在左右疑惑的望着

而我不，我想起許多酒的名字

寶石的名字。許多名字我一呼喚就會跟着我到夢裏去……

註：在佛蒙特北部夏夜可見北極光。

落日

再無更高的峯頂可攀援，我們乃坐下
飲酒，等待落日之西垂

整片天空向西跟轉

大地緩緩東推

突然，阿德朗黛山①發出

淒厲之一聲紅徹天地的呼嘯

此卽是時間之灼痛

(落日乃完成了)

我們看見在阿德朗黛山峯上

在餘紅中

也有一羣人在坐着

也在飲酒，等待

落日垂向平原的安大略……

(然則 漪麗湖②灼痛的呼聲必定是輕柔許多罷！)

註·①即Adirondack Mountains。從佛芒特

Green Mountains 山頂西望，阿山連峯極

美，落日猶壯觀。

②漪麗湖 Lake Erie。

草地

那個人向着草地的那端走去……

在不很強的陽光下，亂跳着水珠的青蟲

這是新雨之後

果樹結實的綠

柳樹流瀑的綠

與乎遠處一列塔松的崢嶸的綠

那人實在不該穿一件鴨頭綠的長裙行在湖線的草地上

我乃低下頭看書，看了一頁

抬起頭——那人還在向草地的那端走去

我乃低下頭看書，又看了一頁

抬起頭——那人還在向草地的那端走去

草地太遼寬了

低着頭細讀一本異國文字的書

抬起頭，那人已變得細小可是還在走着

咳，闖起書來，異國文字一樣走不完的草地

若是一條溪流在這裏形成需要多少年紀

那人似乎轉身回來……綠在綠中是不清晰的

（而她必定還要再轉身回去）

就像我在一頁一頁翻過的異國文字中終於消融了自己

註釋·Middlebury College 聞名世界的語言教

學，暑期設有八種不同文字的學校，學生們也來自世界各地。每見學子們日以繼夜的苦讀，感觸良深。成就一種異文化的語文談何容易。校園一片廣闊的草地亦是使人難忘的景象，因取其境而以詩意象喻之。

觸及的欣喜

與學生們擲了幾分鐘的飛盤

乃轉回房間，脫下微汗的棉衫

捻亮燈，又如披上光澤的紗巾一樣

藉披上紗巾，有一種微涼的觸及的欣喜

於是，想喝一杯酒了

呷一口好酒的觸及的欣喜，亦如

攬住一隻飛盤的

觸及的欣喜。舌的……

手掌的。而與光的觸及

那欣喜卻通流整片的毛髮乃至肌膚

想找一個也這樣懂得瞬間的酒伴如何可得

我步入空洞的大廳

在鋼琴面前坐下

當一根手指輕輕觸及了那顆中央C

剎時，我感知，那久久沉寂的鋼琴其欣喜是

連筋骨都激動的

而我又如何能與一列白齒共飲呢

驚夢(一)

山行一日

透溼的帆布衣應是風雨之歸帆
就乘着新霽的月色
懸在帳外的高處瞭一瞭吧

而突起如山風

灌滿長褲 使之踢踏如一舞者
且影隨一羽衣的女子

飛越夜空舞入冰亮的大月門

這事發生後

我自深睡中一驚醒來

腰間雖還留着舞興

只是自臍以下

月光覆着

好一片廣寒的冷

穿霞彩的新衣

魚肚才翻白，山脈就

起身了，抖擻森林，舒伸岩骨，

穿衣嗎？那寬鬆流動的霞彩

是初經剪裁而未經試身的……

東方日出是一枚鈕釦，釘上

新衣的左襟，西方呢？

殘月是一彎鈕孔，約莫兩寸吧，

隱約地綻開在右襟上。

而手指在矇矓中卻也捉摸得

够準……（像撥弄琴弦由A跳向D那樣）

鈕與孔 就輕聲地

扣上了

這時，我

主峯一般立在東西的迷濛處，

卻未意識到

剛剛完成的是什麼？

是穿了一件新衣呢？還是

從此投入美麗的虛無而脫身不得？

驚鳥夢(二)

白雲推來青山，

我七尺的懷抱怎能擁得下，

而在轉身躲讓間，

卻跌進清流漱漱的瀑布裏……

連內衣都裂成一縷縷的水紋了，

又如何承得住消魂的花灑手，

已是顛沛流離的筋骨，

乃渙散爲水珠千顆，

竟隨着清流，

流入遙遠的滄海……

竟被一陣唇的接喋吞食了，

竟孕爲卵，孵成魚，變化蛟龍；

竟騰上雲層又一屁股坐在

那青山頂上……

當我終於緩緩地站起身來，迴想
跌倒在瀑布中也會做一個夢麼？

山路

我們穿越森林數着樹，

我們露宿仰臥數着葉子，

我們掏出水壺來喝水，而且

一手一手地傳下去……

傳給花鹿 傳給黑熊 傳給

貓頭鷹的時候，

天空就暗暗的像熄燈後的兵營了。

我們又數着星星，

（是數也數不完的呀！）

我們明早又要走路了

（是走也走不完的呀！）

而遠方

他們在田野中跟螞蟻一起忙碌着，

他們在海洋上跟海燕一起翻騰着，

在都市裏，他們跟蟑螂一起

爭食呀！

（是誰又被送到醫院裏去了呢？）

小孩子出生是生也生不完的，

大孩子去讀書是讀也讀不完的，

名字在戶口簿上註銷着，是

銷也銷不完的呀！

可是等那水壺又傳回我手中的時候，
裏頭甚麼都空了……

而空山

月亮昇起來聽見格格的笑聲

（是貓頭鷹在訕笑永恆嗎？）

席爾斯家庭

國殤日未曾兩月，菊花

卻連心蕊都已開放了，順着

堆黃 聚白 夾血色成虹的菊圃，
用慢步走過紫籐如羅的網球場。

爲了喜歡碑林，夏秋都是佳日，

在斜陽中常愛辨讀一些年月、姓氏，
並不認識誰，並不想找誰，

並不感傷……（遊行辭夏的勞工節
只餘整整的三週）

而在一塊文字簡約的墓碑前，
三隻松鼠轉身走了，

（喂！別走，讀碑的時候我們的語言是共通的）

威廉·席爾斯 1901～1959

愛瑪·席爾斯 1903～1957

羅伯特·席爾斯 1924～1943

美國海軍

兒子，十八歲入伍，十九歲陣亡在

太平洋，埋葬了兒子的衣冠，母親
在靜靜的彌度薄雪鎮，
懷抱十三年的回憶而離世。

埋葬了妻子，老威廉帶着兩年的
孤獨，去團聚……

從此，席爾斯家庭就在
靜靜的彌度薄雪鎮
永恆了。

那邊

菊花紫籐的網球場，
一波波激烈的日本語，
太平洋的晚潮也向着碑石沖擊麼？

又有人發球了；

希望不要發出界……炮彈桑：

別跳進這不設邊防的墳場罷！

後記：在彌鎮墳場的門外是網球場，旁邊即是

Middlebury College 暑校十個語言學校

之一的日語館。學日語的學生和老師們與

高采烈的說着日語（不許說英語），而殉

國於太平洋的青年，則僅把名字留在碑上

……誰能爲人類的行爲詮釋？問松風嗎？

我疑是幽靈的他們，見了我就有所抗議的

轉身走了。

山鬼

山中有一女 日間在一商業會議擔任秘書
晚間便是鬼 着一襲白紗衣遊行在小徑上
想遇見一知心的少年 好透露致富的秘密給他
也好獻了身子 因為是鬼
便不落甚麼痕跡

山中有一男 日間在一學校做美術教員
晚間便是鬼 着一身法蘭絨固坐在小溪岸

因為是鬼 他不想做甚麼
也不要碰到誰

兩個異樣心思的山鬼我每晚都看見
所以我高遠的窗口有燈火而不便燃
我知道他們不會成親這是自然的規矩
可是，要是他們相戀了……
一夕的恩愛不就正是那遊行的霧與不動的岩石

寺鐘

又聽見寺鐘了

還疑是昨夜的 Galway 仍在唱機上

松窗飛下露珠

將朝陽的光譜析成七種白

最後的一種白我正飲着

杯中的乳

而送乳的女尼已在天亮前離去

門掩着

夜宴木積屯

她走出廢棄的鋸木廠

說是丈夫改行去從事大理石礦了

善於打扮並不妨礙做爲熱切的

女主人，乃聞環珮響出鋸木廠長長的

長長的滑車道

坐落於林疏木橫的山窠

下傍三角形黑色的潭水

女主人手持兒臂的燭照亮笑容

此是心蕊之燃燒

而修髮垂長在膝前

綴滿着卻顯然是人類的牙齒，乃聞

環珮響出長長的

長長的滑車道

一進門就勸進烈酒

又觀賞了高可及頸的大鋸子

「多圓！已廢棄了！」

只能放平用做餐桌了……

而這是需要的！」女主人又說：

「樹體貪火，伐後必斫其肢膚

男子貪食，事寢，必留下他們的牙齒……

而今晚的宴饗

綠林熊歡，黑池魚躍，好姊妹也要登堂待酒的……」

果然又是善於打扮的女子

一披熊磨 一着魚鱗

我不禁哼起歌來了

「吾 魚所欲也……

吾亦熊掌所欲也！」

註：木積屯 (Woodstock Vt.) 有著名的餐館。

山間偶遇

那女子遞給我杯子；

那男子交給我詩集；

「這是我最後的一冊了，
就贈給你吧！」他說。

我偶遇他們 在深山

在露營的地方傍着細細的泉流

飲着他們的熱咖啡 隔着

星爆虹飛的篝火 我拿起筆來

就着詩集扉葉的火色

勾勒

他們染紅而沉鬱的

臉

「謝謝你的詩集，飲料，以及這堆

熊熊的火！」我向那男子說：

「這總是山的以及夜的深處了；

當我飢渴，而渴望尋到野生的漿果時

遇到了你們……」

至於那女子——

我搜索記憶的籬囊 可有一句

詩 與乎一個意象足以驚心

足以將那美的呈露肆意的描摹

我無奈地說：

讓我剪一方雨季 當一片面紗送給你……

男的來自拉美 女的來自中東

在各自的鄉國陷入革命沉船的時刻

卻在北美相遇了

「我們是以同志開始的，」男的說。

「卻以愛人完成……淒苦的完成。」女的嘆息。

激浪中兩截桅木相碰 併比着沉落

雖不再期待揚帆立桅

而這卻是山 是整個海洋從事悲劇的

凝固麼？

火花偶爾濺上男的濃髯捲髮，他甩頭
像黑色的旗幟在搖閃星芒

使人看見 隱藏的戰役 傷痛 破滅
而這是我速描的筆所無能

觸及的。然而他說：

「你永無法描繪我的國家——

千里長的山脈沿着千里長的海洋，

牛羊的牧野

大湖羅列……」

「而我的國家，岩石是無垠的……」

女的說：「沒有我族的文化基層，便無

歐陸豐遠的文化復興……但卻演化成

帝國主義的侵凌

劫持

數百年盤據不去……

然而我也同樣緬恨那終年掩遮母親面龐的

黑布巾……」

男的叫做阿方索 姓氏更長

讀起來鏗鏘如一陣銅鉢的擊打

「許多名字，聲音，我是至死不忘的！」

他說。「阿蘭鐵是英雄，文化的英雄……」

至於列、史、毛只是劊子手，人性的劊子手……

而聶魯達！」他揚起手掌來——

「那永遠生存的

帕泊龍——每句詩都是另一種手掌，人道的

手掌，撫愛、握、拿武器

把我們從無謂的生命中

提升起來……」

女的說：「我有一個很是閨秀的名字——塔和麗，而

我卻心痛那些無名的烈士們，

他們那麼年輕，流着血

吶喊

站着死在

行刑隊射成蜂巢的土牆前面。

封建啊這隻遍生巨螯的怪獸，到處

撕扯現代人自主命運的尊嚴。

Allah is ever keeper over all things

你們信麼？」

我遇到他們 是在尋索之後極度的疲倦中

飲盡杯底的苦汁

收起詩冊和筆

不禁像問自己一樣地問他們

「出山的路應是哪一個方向？是日出？還是日落？」

「我的軀殼將解脫在此地，生命的內傷

已是不可治癒的！」他說。

濃髯突如暮靄低垂，捲髮

卻是燃燒成灰的殘雲。他彷彿用盡迴光嘶喊：

「啊，日落！日落！……」

從我祖國的海岸望去真是壯烈至極啊！」

「而我是必須守候的……」她說：

「那邊不是有一列高峯麼？

我要親手埋葬阿方索的……

星辰的聚首，完成了短暫……也許

朋友，你是相知者爲什麼不和我一同

守候呢？」

我早已在心中稱是 參與守候預計的死亡
他 朝西坐着 像環抱篝火在自焚

她面東

不遮黑巾的面龐

雕像美的淒冷

之後

我倆開始攀下連峯的稜線 尋水

露宿 日間在天風中豪壯地

遂行葬事 此刻

焚化遺物一如焚化生的信心

而我存下他的詩集收在篋囊中緊靠我的

詩集 我揩起她的篋囊與我的篋囊

併放肩上……

「走罷，朋友！」

突然她有一些笑意使人驀驚

我不禁在心中喊着——

年輕的相知啊

我是中國 經驗了

所有可能的民族的傷痛

我不再解說使命了 讓我

包容和揹負你們

在歷史一樣崎嶇的路上一步一步地

走出去吧

第四輯

愛荷華集

玉米田

雨溼的金髮，便疏懶地貼在
薄薄紗衫的背上

整個的胴體一如葫蘆的紅

任由夜意猶濃的破曉

裹着

風打叢林的下坡離去

曾被旋轉地撫愛像一具

風車（那些風，留了些情話就
下坡去了。）

無奈的一刻卻是雨後的小立
是不欲涉想收穫的
女性的玉米

山坡的上方也是叢林

朝陽從那邊遞過

一柄金色的梳子

把溼髮梳長

把長髮梳金

愈梳愈長 愈梳愈金

而終於

溶化在一片眩耀的朝陽中去了

巩固音橋

那小教堂的尖塔無非是想浮在愛司寇波一片白衣的
讚詩上——從晨雀鳴在霧中開始，教堂便徒徒如一
艘單桅出港的船，遠方，不厭倦地等着潮沒丘陵的
陽光的海。

早晨已是七點過了。

（霧漸輕，陽光曖曖，船停泊）

我愛看霧的卻見了草地

我愛看梳的卻見了教堂以及十字

我也是愛看流水的人喲，走到了河邊

卻只見——

她是一個女生是穿着緊身黑衣的

在平衡桿上兩腿平分成爲一字的

那腿……修長。

那功夫……真俊。

那姿式……好好看。

她呀？她就是兩足分踏兩岸的登音橋啊？

哎，誰能忍得踏過這樣的身體只爲了造出一點聲音呢？

是呀，沒人忍得踏過這樣的身體只爲了造出一點聲音哪！

六月夜飲

並肩癡立的兩隻酒瓶之空寂，與乎
仰面望天的兩隻鞋子之空寂，這

其中茫然的相契

我們是飲者當然知其趣

唯飲者方能道出

兩株松互相推搪的風，與乎
兩株柳互相牽引的風，有

如何方向之不同

而好清好靜的珊瑚潭喲

飲者是不辨

天上的明月與水中的明月的

卻連聲地向人間宣佈新的發現

六月夜

在中宵之前

繁星繁星是手牽着手的

註：珊瑚潭 Coralville Lake 在愛荷華城北不

遠，是飲酒玩水，冥想的好去處。

八月夜飲

然後，我們仰臥

把腳踝伸入愛荷華河無聲的流水

張開嘴向着夜空，等候從空了的酒瓶中

滴下蛟人的淚珠

等數到第七顆的時候

我們才滿意地把瓶子丟掉

我們都不愛側臥，側臥

便有一隻手沒有去處

而仰臥是好的，可以枕着雙掌像

希臘水手盯着桅尖

也可以舒平兩臂像基督的樣子

而我們是不受難的

（不受難又有什麼不好？）

然後，我們坐起來

審視每一匹草葉上

露珠如何懷抱一個世界成爲圓

然後，我們仰臥

隨手拔一匹小草拿來咬着

然後……做甚麼呢？

（不受難又有甚麼好？）

忽然，我的同伴提議

咱們想法子再弄一瓶酒吧

那也不行

那要開很長的車到安氏農莊去偷去

而我們，又是這樣的懶，何況

書包中還有一些儒家思想呢

藍眼的同事

最無奈的是她有如此的藍眼睛而又是我的

同事

學生們多半選了她的課

而又說

看吧

早上，她的眼藍得像透澈的藍天

下午，她的眼藍得像深蔚的海

夜晚則她的眼比之藍寶石的藍更有光華的

流轉

終有一次，我矯情地批評這些孩子了

你們怎麼能用這麼儉俗的譬喻

描繪那樣的眼的藍呢？

你們不知道

當你們自己閉上眼的時候還有一種藍是

思念愛人的色彩麼？

有時是思念家鄉的色彩哩。有時

是一支曲子從教堂中飄出，徐緩着

揉合年輕的憂傷飄入無際的藍色的時間中

立刻，他們憤怒了

把他們繽紛的眼瞳投擲過來

一些褐的，一些晶黑的，或是

如貓眼的灰或是花崗石綠的

還有的帶着激動的血絲

而又反駁着說

你怎麼可以把她那樣藍的眼睛抽象了

她映照了我們各種仰望的色彩

回給我們真實的藍

是那樣擁抱得到的

關懷的藍呀

這責備是響亮的

我在眼瞳的埋葬中

禁不住地興起幻想來了

如果她不是我的同事

如果她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我的同志該多好

明天我們共同去遂行戰鬥

在出發前互相對視着

啊！

孩子們說的藍其實是母親長袍子的色彩呢

與這樣的藍訣別

不正是

很淒然的而很幸福的麼？

雪的可能

或將成爲血液呢。好暖暖地循流
大地喲。蓋上母親親手漿洗過的
被子。蓋上頭，自己聽着自己的
呼吸。淚，淌着。

（外面的天，正黑着哪！）

風與野狼咆哮在空中

哎，睡吧。

母親不是這麼說過

明天，太陽會像金鹿那般

從愛波雷神山後，勇敢地

頂着花枝跳出來

風，將從新選的方向，十里

一波，十里一波地

湧過來

明天，遠山的叢林先醒，血液

必定在根鬚間開始

緩流……許多許多的根鬚

像網筋一樣的兜住了——

大地啣。金鹿奔來

快得像滾動的光環

一路上帶起蒸騰的雲霧

母親啊，也把我們一一地

拍醒。而且輕聲地說：

當我去世了

愛我華呀就是你們的

名字。那時——

我們將站成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的

隊伍

將穿起新衣

從此我們要表現得堅強，和

裝成懂事理的樣子

補記：愛我華 (Iowa) 是玉米的家鄉，冬季黑色的土壤上總是覆一層瑞雪，有抗酷寒的功用，而春天便化爲血液，滋養玉米的種子，我把雪比做慈母的生命，又把玉米比做新生的一代。「愛我華」的聲音很好，既指中華又指 Iowa，所以詩中說「愛我華就是你們的名字。」玉米總是站得很整齊，不高，就是詩中的樣子，愛波雷神山是

Appalachians 山脈的譯音，恆互在中西
部平原的東邊，自然，太陽總是從那片山
峯後爬起來。

七〇年代寫
一九八一定稿

在溫暖的土壤上跪出兩個窩

跪下，在溫暖的土壤上

與紅通通的落日面對面地

跪着

雙膝陷入鬆軟而

膏沃的大地裏

這麼香馥馥的

油浸的麥糕一樣的

黑土啊

我捧起一捧

緊握

像在夢裏握住

遠方親人的手

面對這

飽滿的落日

它正落向

我貧脊的

鄉國呢

盼望啊

鄉國的土壤有一天

也這麼地

連天越野地

肥沃起來

也這麼溫暖的

讓我

跪着

熱度從雙膝傳上

喉結，傳上

眼穴

蒸得淚水也是暖暖的

而突然

落日崩墜

濺起半天

紅水

像是墜在

血的海上

羣鴉唱起

我不明白的

也許是

調侃的調子吧

貧脊的鄉國啊

甚麼樣的戰爭

還在

進行着

站起來

淚水已冷了

緩緩走回寄居的寓所

留下

如同行刑以後的

兩個

窩

在蒼茫的

大地上

羣鴉跟隨的樣子

是一隊黑衣的

收屍人麼？

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

紅磚路是不宜上爬的，如何爬得盡

這圖騰的工程，一方一寸仍典存

那猶在沁血的祭禮，鞠躬低眉而

拾級，越高越

難測，越心悚，而終歸受阻於

集九秋於一身的大楓樹

這樹

傳說是枝枝挾天命，葉葉劈

電花……給瞻首的生靈以

凜然的灼傷——猶如廟堂凌人的神祇

亦如落日（回頭時驀然看見）

正對愛荷華臥姿的丘陵

肆意燃弄

這火焰

叢叢舞舌

將新綠舔成老褐，吮漿果而成

骷髏，又窳變為一種

千年出土的顏色……又鬼魅般地引燃

布朗街陡峭的西坡……終於串連了

大楓樹的

連天大火

這時

紅磚的夾隙間

幾株小草濡沫着

是什麼飛禽（爲什麼！），銜來

宿命的種子？漠然挨過酷暑

又活到秋盛的大火

小草小草

能過冬否？

追記：住愛荷華城五年，在我之先有文友多人曾

爲寄客。我僅見過三個人的舊居，葉珊（楊牧）住樹木蒼鬱的南長街，夏日取其蔭涼，是我上下學樂走的車路。癡弦住過的一棟「殖民地」小樓，後來又有陳安琪等留學生卜居過，安琪常常穿泳衣躺在屋頂作日光浴，所以有特別的風光，而現在已無跡可尋，原來這樓經歷「滄桑」已劃平爲交流道了。我到愛城是十月，住進城北新建的「五月花」大廈，從八樓俯瞰愛荷華河與毗連的大公園，秋景甚是動人，不禁常常在附近遊走。一日路過一街口，紅磚鋪道，陡坡古意盎然，遂逆坡而上。俯着首，使力地把一列一列的磚踩向身下去。古老的紅磚，有的早已骨裂了，有的殘破着額角且生了苔蘚，有的有一點兒溼，像沁出的血。我這樣看着踩着像把歷史一頁頁地讀着翻着一樣。沿道又有一些小樹

，結着一些小紅果子，歪歪地在風中扭，又不像果子，倒像是一羣小頑童的腦袋瓜子，在回憶春天夏天玩耍的時光。此刻，正是落日滾動西下，立身的街坡顯然又是向西的，一回頭，便蕪地與落日面面相對。落日很大，越滾越紅，照上大楓樹更是熾烈地像一團大火燒起來，就是那些小腦袋也都是紅汪汪的，臉癢癢的。紅磚的街道映帶紅的夕照，紅果子卻亮亮地睜開了黑眼睛（我一直還不懂怎麼紅中卻有黑色的反照？也還記得有一些小草在紅磚的縫隙中不動聲色的生存着）。總之，我把這奇景的街名記住了——布郎（Brown）街。後來友人告訴我，樹的那一邊的一棟白木房子，就是白先勇住過的。多有意思。

一九七二原作

一九八四修改及訂正

獨樹屯*

蓬車停歇的地方有一株獨立樹。黑衣的摩門徒閃着寒星般搜尋的目光。夜既臨了，且待下來。且升起篝火來。且禱告。

密西西比以西、密蘇里以東，上帝允諾的穀倉給農夫，悍野的獵人早已遠邊。

愛阿娃部落在遠方，卅呎寬的溪水在里外。且試試

看掘個井吧，既離着麻司可亭不遠，郵件三天或可到達。

爲何不圍着這棵巨靈丈量土地，剷去不平拓一個廣場，搬些土石蓋一間教堂——安頓三家在東首，安頓兩家在南隅。

教堂有白色的粉牆，有栗鼠色的鐘。十字架很小卻巍然的挺立着——上午立在樹蔭裏，下午立在陽光裏。

第一次收穫以後，十里方圓的鳥兒都懂得，晴日鐘聲送出的是感恩和喜悅——有花的季節百花開，無

花的季節雪色白。

雖然，暴風雨是常常來的，大風雪一連好幾天，卻正是數家團聚的好時辰——壁爐爆着火花亮，滿屋子的松枝香。

然而，卻在一個濃霧如山的夜裏……

梟鳴如似冷箭自脊骨上滑過，之後

平原突然靜寞又突然驚悸

彷彿那箭行行行射入遠方的——一個馬羣

奔騰嘶吼，鐵蹄錚錚

接近，接近，羣蹄在廣場上紛沓停落

兩隻晃蕩着的馬燈像在噴燃着黃霧

整個廣場像披着金光之袍搖動起來

「媽的！這裏有棵鬼樹呢！够粗的！」

嘈雜去後，有如暴雨可疑地停歇
水的滯緩，雲的沉重，血的冷凝
而卻聽見揪心的細細的蟲聲

這蟲聲，哼吱到天明……

太陽從天邊上以其慣常好奇的光的觸手探摸大地是
否在黑夜之際創留新的傷痕，當觸及那潤溼的猶自
獨立的樹的時候，一條有兩隻修長的腿的影子便投

射在兩臂舒伸的十字架上。

驀然，鐘聲響起。

丈夫攜着妻子啟門走出卻把孩子關在屋內，鄰人們用惶恐的目光招手用不自主的步子向大樹聚攏……在一圈呼吸寒冷的人類的面顏之中一具黑色的軀體靜靜的吊着，微風吹來有一些微微的轉動搶步上前抱起那雙修長的腿，泥污的長靴黑色的禮帽自樹枝間反轉地落下來……

白雲是悠然的，如往常那樣

和平地坐下了不知憤怒的修墓人

坐下，想着，能從祈禱中

得來甚麼樣的新信息

鳥聲是清亮的

祝詞的喃喃是綿長的

「伐去那罪惡的木吧，把這個村子改名！」

「不如遷移教堂到村外另覓一個山坡。」

「不，應伐去那罪惡的木，把這個村子改名！」

「不好，不如遷移教堂到村外另覓一個山坡。」

十字架走進陽光裏

大樹的影子緩步向東

一羣孩子跑過來疑惑的審視

大人們張望着天上空無的臉

「爹爹，前幾天我聽見一個故事

說故事的人已騎着白馬向西去

說是那方有一條戴雪的大山

縱橫着北風吹不進的山谷

谷中褐色的土壤能種燕麥

湖中有鹽可以漬菜……

聽說，外人是常常去的……」

「那人戴着浣熊帽嗎？可是穿着鹿皮鞋

他不曾是路易士，而克拉克是騎着紅馬的……

要是有一女子隨行也許是派克***

那個人說着德勒瓦流域的方言嗎？

他的鬚鬚是有些焦灼的橙紅嗎？」

「不要夢想吧！這些人都已去世了總之，我們從孩子那兒得到了信息

向西進吧，向西進正好

翻越那戴雪的大山要早於七月

也許能種一季晚糧在冬藏以前收穫」

「爲了焙好麵包必須任憑

炊煙逸去，我們要捨棄即使是

殿堂，即使是這些辛勞人家已有了耕地

造物之主的不可測的洞視

降一次災難使我們困惑，而

「孩子們的語言是簡單得合乎天意的」

炊煙中飛着燃燒雜物的灰燼

清潔每一個角落拭淨窗几

即使離棄也得使它光照歷史

歷史，是後來的人寫，要是他們

願意定居在這兒……我們便

留下未經踐踏的雪一般的純白

這是……宜於圓一個追尋的夢的

最後的擊打之後將鐘摘下

圍繞着獨立樹婦女們繫好頭巾

在禱告中大家是這麼肯定的

我們是應着啟示去開拓更遠的

處女地，這棵樹啊

是無罪的，教堂是完好的

一雙粗而巧的匠手在樹的前胸上刻着……

獨樹屯

一八四一

人口：零

註：* 獨樹屯 Long Tree 是一個小村子的名

字，在愛荷華市東南十哩處。此詩雖借用
摩門教徒放棄墾地西遷的事蹟，卻另有寓
意，與獨樹屯無歷史牽連。

** 克拉克 (William Clark 1770-1838)

路易士 (Meriwether. Lewis 1774-1809)

* 派克 (Zebulon m. Pike 1779-1813)

** 以上三人都是美國西進時期的探險家。

第五輯

散詩紀遊

大峽谷 (Grand Canyon)

在峽谷之深沉處，立着

貼胸腹於壁上

且感受地心的引力來自橫的方向

且閉起眼來

緩緩地仰首

且睜眼

如驀然推開了門縫看見一隙陽光的

麥田，在

古銅的亮金的有着種種神秘的地平線的那邊
閃着一抹青海的藍

我乃有了一飲家鄉水的渴慾……

乃拔動四肢

爬上去

沿着金銅的大地我是更其緩慢更其渺小了的
一隻

蜥蜴

（而故鄉之野仍是不可企及的）

飛越聖海倫絲火山俯瞰

(Mt. St. Helens 8364Ft.)

純粹的線條

常見的顏色

簡單的星的名字叫斗牛

我看見呼喚的唇的形狀

而獨白是不得聽聞的

爆發後的晴日

無慾的美麗

獨坐的聖海倫絲

不着片縷的乾淨

是諸神可見的

我多想跳下來，也這麼地和你

肩並肩地坐上一個早晨

在希臘餐廳早餐

照荷馬兩字遽難描摹一位詩人已老

髮鬚蓬亂無端似荷

行動遲緩怎地像馬

待我憑窗坐下

沿着窗檻一串素十錦吊弄多年

今晨照舊迎接陽光 調製陽光

黑影印上潔白的桌布 如

墨荷深淺

花昂葉展

襯着蛋黃的黃 黑咖啡的咖啡

(亞非歐文化色彩的原始地)

配上銀匙之扶手鼓

長叉之七絃琴

女侍伶俐來往

長腿短裙

一束棕髮垂垂 如馬尾

我這才有了一線聯想

詩人：

荷——

馬——

他必是風流無羈而君子若此

他記取這樣的名字

必然是 在這裏

早餐過

窗外

陽光熒白 「愛琴海」冰藍

荷馬指點着 我望過去——

遠方

窈窕女神凌波而至

如風帆和鷗鳥那樣

女神又凌波而去……

身爲雪客

紅葉疏落……秋雨秋雨十日七場

而北風一夜竟送來了

雪的邀請

便忙着整備寒裝，懼多的妻子以及

寵多的孩子們收拾嬉雪的

用具，我又把車餵飽……我們將向東北
投身爲客

被大雪連天接待，招呼

一路迎迓的笑意

疏林農舍變換立姿，說是陪侍而又不

盡然，還有些遠山

將天地的宿緣弄成曖昧的新歡

而我心中卻猶疑着，等臨到家鄉一樣的雪原

無路……亦不忍踏破初雪的嫩膚

又如何用「貞美」這樣的新辭釋說古老的「情怯」？

哎，孩子們！

人工花與差臣宣慰

客居爲僑，舒掌屈指之間

五年十年的

過着，見春亦不爲計

見晨亦不爲計

老友相見淡淡談往

見美酒亦不

歡甚，初春

四五花樹雨後含苞

數十老楓芽紅意綠

室中蘭香日夜

蜂蝶亦不

過問……卻忽聞門環作響

竟有人送來一束

人工花

人工花？

這樣的禮物竟介入這樣的春日？

猶記起那年苦寒思鄉

舉家趕赴同鄉聚會

遠坐大廳一角聆聽

臺上的差臣宣慰

上國衣冠楚楚

宣慰多王道

多正經

這樣化學的一道菜竟在這樣的時刻介入

家鄉食

故園酒

兒童的嬉戲

誰願嚐一口？

哎，滿大廳稀零的掌聲一如遲遲的舉箸

酒亭

除了戴天之外

千仞燈山無甚目的

百層酒亭亦無甚目的

只是爲了戴天

燈山才越升越亮

酒亭乃拔越羣儕仰之彌高

因此：那一月天不正是一頂小帽青青而讓
酒客們

豪情地

戴着嗎？

一切乃爲着

戴天，乃四海三山的環遊而來

從清流的愛荷華河

到汛滿的密西西比

從潮漲的香江

到淚盈的老友的眼睛

都是酒呢。

而是晚

酒亭主人下了十二道逐客令

燈山漸次闌珊 霧迷樓船

戴天方在呵呵笑聲中起坐

我們乃踉蹌的跟隨 轉進

到島之另一角的一個地下酒窖去

側影的捕捉術

——題照

對視嗎？

毫微入目，歲月久了只是

新怨的滋生

不如，側影傍着側影

視線也是平行的

（這卽是一種美！）

香江是一條真的醉夢溪

兩岸兩道燃燈的堤

風，用了童話的手法

把兩岸的側影捕捉下來

交給江水一波一波地印

風又來到這裏，走近

側影清香的少婦

而那依然的辮髮

卻讓小小的髮夾握住

徒有捕捉萬象的法術呢

那風 只在鬢邊站了一會兒

只怯生生的說：
歲月，好美啲！

臨別一瞥馴獸人

這一匹雛豹當你端詳

卅年追逐莽原的豪興盡聚於此

鬢髮星霜之事我早就聽聞了

而目光炯然如昔，且精芒爍爍如擊閃

卻無人提及，卻無人提及……

對風塵這般地知心會意，除卻我

除卻浪子誰能識得？

除卻浪子，又誰會

這樣的倥傯一瞥就又挑動了

遊思？便不禁夢起共驅馴獸的關外

落磯的頭白？天山的頭白？

出入眾神礪石的花園……而故人說

抽自敦煌的絲路是黃金一色的

這時

落日轉身

樓宇退遠

千萬里道路在山河的蒼茫中蜿蜒不現

只見

馴獸人憐愛地

立着

一匹雛豹

溫柔地

伏着

域多利亞巔

若是有人在這裏相約，二十年

只爲了相視一笑——

從南方來的帶來了禮物

一匹蘭花還靜美地開着

從北方來的只指着眼睛

這是我帶來的一撮雪

笑了，一滴雪從眼中化出來

滴落在蘭花指上

山下突然傳來一記清響

像一對孩子聽見下課的鐘聲，笑了

落馬洲

我走出自己的葬禮
伸出手，誰來跟我握一握

站上鄴都之城
手按着的女牆已轉紫了
我能望見甚麼
望眼是必須通過
燃燒的夕陽

遊魂已不擔心

追兵還逡巡在城外

魚塘 芭蕉

水田 阡陌

河道是不通往家鄉的

也許等到日沒以後

目隨送葬人歸去的背影

當穿越

千村 萬鎮

頽牆 瓦礫

舊宅院終會找到的

舊港

敲響門環 仍猶疑手上的地址
莫非那年桃花沿籬開放 只是

漁郎的夢意 而人面

卻素素粧扮

走出門來亭亭立着——

黃衣垂髻

衣着悉如外人……

那些桃花都魂化仙去了麼？

那一畝菱塘本是倩女的

容鏡，一架鞦韆就佔了

十畝荒園……

並肩難行的草徑

荆藜掩蔽的石穴

這些都何在？只見

漢白玉雕欄砌堦

宮庭倚傍着水晶的泳池

一條白衣的側影正踏波裊裊

卻是僕人送上新茗

竹籬轉世爲高樓的護牆

桃花重生爲明燈

荒園蛻成錦綉又展出蒼青的車道

他癡癡地走着

南中國海在腳下更藍

域多利亞山在背後更綠

一個向學經商的遊子 並不是職業輕別的

漁人……怎知這舊港已繁華如斯……

赧赧地揚起這一斗珍珠

廿年勞積的聘禮呀，只換得一灑大海的

苦趣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雪 的 可 能

⑬書叢學文範洪

著 者：鄭 愁 予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洪 範 書 店 有 限 公 司

地 址：臺北市廈門街一二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臺北郵局六—五三號信箱

電 話：三九二七五七七·三九四六七九〇

郵政劃撥：〇 一 〇 七 四 〇 二 一 〇

印刷廠：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初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五 月

四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月

登 記 證：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一 四 二 五 號

法律顧問：陳 文 (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元 90 價定

雪的可能

洪範文學叢書 133 鄭愁予著